

## 09 白色鬼影(1)

『悬疑女王』演绎国宝争夺战



就在这时,突然从北边吹来一阵寒风,玉成手中的灯笼也随风摇摆起来。借着风力,他们面前的房门竟然徐徐地打开了,黑暗的房间突然冒出一股股冷气……玉成吓得“妈呀”一声倒退数步,韩方眉头微皱,一把抢过玉成手中的灯笼,抬脚进了古玩店。

屋里没有一点声响,但随着寒风的吹动,简易房门在不停地晃动着,发出咯吱咯吱的怪响。韩方将灯笼举起,终于看清了房内:一般

的古玩铺子,有柜台和货架,没有任何特殊之处。

奇怪的是,这店的主人去哪儿了?韩方眉头紧皱,心中不解,凭着多年断案的直觉,一股不祥之感浮上了他的心头,他的脑海中闪过一丝不安。他知道这种铺子的格局,前面是门市,后边是住处。韩方向前走了几步,掀开布帘,透过微弱的灯光看过去,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子呈现在面前。

院子里晾着几件衣服,白色的衣袖随风摆动,像鬼影在随风飘摇,正张牙舞爪地面对他们。玉成胆子小,差点儿叫出声来。韩方轻轻摆手道:“有些不对劲,我们进屋看看。”别看韩方年近五十,动作倒很麻利,说话的工夫他已到了房门前,只见他轻敲房门,伴随着咚咚的敲击声,内室的门也应声而开了。

韩方大惊,刚要进屋,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怪叫,回头一看,发现玉成筛糠一般抖动起来,上气不接下气地说:“师傅,有鬼啊,刚才我看到有个白色鬼影,嗖地飞走了!哎哟妈呀,吓死我了!”

“什么鬼呀神的,速速跟我进屋!”韩方心中着急,拉起玉成就进了房间。

灯笼照亮了屋内的一切,这次

不止是玉成,就连韩方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地板上躺着一个男人,五花大绑,赤身裸体,嘴巴歪着,双眼凸出,更令人感到恐惧的是这个人的下体,肛门处竟然有一截活动的尾巴,暗红色花纹,很像一条蛇的尾巴。

玉成这次是真被吓傻了,一下子瘫在地上,浑身发抖。韩方急走两步,看到地上的男人翻着白眼,尚有一丝气息,他慌忙俯身问道:“你是刘忠?”

那个男人已经无力点头,只是翻了一下白眼,韩方急道:“你知道龙砚在哪儿吗?”

突然,那男人喉咙中呼呼作响,刚才泛白的眼睛也出现了血红色,嘴唇紧咬,脸也变成了猪肝色,随即爆发出一声大叫,头一歪,死了。与此同时,玉成也惊恐地看到,那条蛇的尾巴已完全钻到那男人身体里了。

“师……师傅……这是怎么回事儿?”玉成摇晃着想站起身,可双腿就是不听使唤,显然被吓得不轻。

“唉!”韩方叹了一口气,“看来我们还是来晚了一步,有人先对刘忠下手了。”

不过,玉成可没想这么多,他最关心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:这蛇怎

么爬到那个男人的肚子里去了呢?

韩方眉头微皱,徐徐道来:“行凶之人真是歹毒,为了逼迫刘忠说出龙砚的下落,竟然使用了这么阴险的手段。看样子,他们应该是先把蛇装在竹筒里,然后用香火烤热竹筒,蛇怕热,情急之下跑了出去,而竹筒的出口正对着刘忠的肛门。蛇见空就钻,刘忠痛苦万分。蛇的半截身子进入体内,人暂时不会死亡。不过,当整条蛇全部钻入人体后,人就会窒息而死……明白吗?你刚才曾说看到一个白色的影子,或许那个白色影子就是凶手,他听到动静就跳墙跑了。”

“师傅,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?”玉成有些着急,本来是找知情人的,没想到他们刚到这里,知情人就死了,这的确有些意外。

就在这时,院外突然传来一阵阵嘈杂的声音,韩方和玉成一惊,慌忙从窗户探头向外望去,院内竟然冲进许多警察!这速度也太快了,不容他们有任何思考的余地,房门就被人踢开了,看到地上早已死去的刘忠,顿时有人大声嚷嚷:“队长,尸体在这里,凶手还没来得及逃脱!”

(摘自《龙砚——绝命追踪83天》澹台镜著)

## 12 忠实的歌迷

歌声传天下 精神存人间



在香港,有一件对邓丽君非常重要的事,就是第一个邓丽君歌迷俱乐部“香港青丽之友会”的成立,这件事看来微不足道,日后的影响却很深远。

1972年6月1日,“香港青丽之友会”成立后,几乎每半年一次,配合邓丽君到香港时举行聚会。

如今,香港邓丽君歌迷会成员已有数百人,年龄最大的超过70岁,最小的才14岁,大家平时多行

善事,持续为她传播爱心。每年5月8日的怀念邓丽君之旅,他们组团来台湾,到金山的筠园为她扎玫瑰花圈,在她的坟前点香祈祷,围在一起轻轻地唱她的歌。他们还热心地照顾邓妈妈,陪着邓家的孩子们玩儿。

当时的香港歌迷会会长张艳玲是个短发、大眼睛的女孩,与邓丽君同岁,从17岁起就迷上了邓丽君的歌。邓丽君第一次来香港,在电视台播出她的专访时,张艳玲就爱上了她的纯真、善良。于是,她和五六十名歌迷一起,成立了“香港青丽之友会”。“青”指青山,当时他是最帅、最红的男歌手;“丽”就是指邓丽君。

虽然“香港青丽之友会”只维持两年就解散了,但喜欢邓丽君的人始终没有改变初衷,尤其是看到邓丽君多年来为慈善公益活动尽心尽力,便决定和她做一辈子的朋友。这群年轻的朋友就在1976年3月30日再度成立“香港邓丽君歌迷会”,每年定期与邓丽君聚会,他们知道她每次来香港演唱的时间。

二十几年来,这些歌迷每次都以“罗汉请观音”的方式请邓丽君吃饭,她们在马路边围住邓丽君,舍我其谁地“保护”她,一起去看电影时也是把邓丽君围在中间。邓丽君从未让歌迷们失望,始终保持亲切、大

方、温柔的姿态,不摆架子,与她们在一起的时候,就像一个很平凡的小女孩,玩得很开心,并约好下次会面的时间,很少食言。她也只有在这些歌迷面前,才可以轻松地做自己,谈笑自如,不必设防。

邓丽君在保良局认养一男一女两个孤儿,也是歌迷陪她一块儿去的。张艳玲最佩服她的敬业态度,有时陪她一起去录音,她总是一个音符唱不好就要求重来,甚至飞到她在伦敦的老师那儿,练好后,再飞回来重录。这种执着精神应是她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另一位幸运的歌迷是明姊,当时她的弟弟正在香港宝丽金做事,得知邓丽君需要一个会烧饭的管家,他介绍了姐姐。她们在电话中聊得很开心,后来一见如故,从1989年到她去世的6年间,明姊和她几乎是寸步不离地生活在一起。不管在香港、在法国,明姊都负责料理她的一日三餐,即使在外录音,她也要明姊做好饭菜,送到录音室;连出国上飞机,她都带着明姊做的餐盒。

邓丽君待这些人就像亲姊妹,没事的时候会在家里教她们包水饺,很有耐心地教到她们都会包;她有时也教她们做面片儿。有时大家一起去吃法国餐,回来就和明姊研究酱汁怎么做。

有时候明姊在厨房洗菜、择菜、切菜,她就站在厨房门口和她拉家常,一聊就是几个小时。邓丽君很健谈、很幽默,使周围的人常笑得腮帮子痛,并不像外面传言的那样,邓丽君非常孤独、忧郁、痛苦,一回家就苦闷着不说话,那完全是了解她的人想象出来的。

邓丽君从不把明姊当工人来看,她会要求明姊学开车、学英语、学游泳,还经常鼓励她平时要多读书,给她很充分的时间进修,绝不会故意派一大堆活儿给她。最温馨的是晚上两个人一起看电视,她会翻译节目的内容给她听。

1992年后,邓丽君已呈半退休状态。她在香港时早睡早起,起床喝一杯橙汁,看看报纸洗个澡,然后看书或听音乐,想好好休息一下。老牌影星林翠因气喘猝死时,她还向管家金美说:“林翠就是因为没有人在她身旁照顾,因气喘病发作没来得及救治才导致死亡的。”没想到,3年后她也以同样的方式离世。

邓丽君十分想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。有一天,她从报纸上看到一家医院征求会包扎伤口的护工,她就打电话应征。那家医院没“敢”录用她,她因此失望了好久。

(摘自《绝响——永远的邓丽君》姜捷著)